昨夜做了一个梦。

梦的开始，大峰哥在玩游戏，玩得很high。一个快递电话把他叫了出去，我很好奇的拿起他的手机，登陆了游戏账号。那个游戏设计得很棒，就是地下城与勇士的死亡之塔模式，一层一层的挑战，打倒终极boss，然后可以获得极品装备。

那件装备我们垂涎已久，可是通关整个游戏需要一个很长时间。大峰哥的操作很细腻，游戏进度也远超我的预期。我玩他的账号，超过我的游戏理解，说实话还是有点忐忑不安。

最新的一关，boss是一个讨厌的死亡骑士。死亡骑士无比灵活，他的大刀附带着冷冻的效果，每次攻击，剑刃上的寒气都会迟滞我的英雄角色。

我渐渐感到压力，操作我的英雄开始腾挪闪躲，试图避免失败的结局。这时候，耳畔响起大峰哥熟悉的声音：“大辉哥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！”

此为梦的第一层，背景层。

梦境一换，四周的寒意侵蚀我单薄的身体，寒风开始呼啸，在我的视野里，万物以看得见的速度冻结。青翠的树木冻成冰晶，潺潺流水冻成冰花，也许下一秒，我就冻成冰雕，永远的死亡了。

恐惧让我开始奔跑，可是冰冻像死神一样在我身后紧追不舍，我眼睁睁的看着世界被破坏却无能为力，因为我自身难保。几个呼吸过后，寒冰卷住我的双腿，冰粒沿着我的手开始蔓延。

死亡降临。我失去意识。

我又睁开了了眼，寒冰在我十米开外，我决心不让剧情重演，开始冷静的思考对策。寒冷代表冬天，要战胜冬天，最好的方法是迎来春天，而春天的迹象是鲜活、涓涓流动的溪水。只有连严寒也无法冻结的溪水，才是我逃生的指南。

想通了这一点，我开始往寒冰中寻找，果然让我找到了一股在冰川中热烈自由涌动的水。溪水在严寒不为所动，反而像是调皮的精灵隐没在不断蔓延的冰晶世界。

溪水，是希望，是解脱，是面对寒冷给出的答案，是对命运的嘲弄。

我这次找到了破解严寒的关键，循着这道溪水，我一定能到彼岸。

地上忽然窜起无数冰柱，像利剑一样刺向我，严寒不打算放过我，它妄图再杀死我一次，可那又有什么用，我已经被杀死一次，没有办法再死一次。

绕过三道冰柱，一块湿漉漉的岩石来到我的身前，此时上面的粘稠的流水相对于冰冷的、硬邦邦的冰川世界，竟显得如此可爱。我攀上了岩石，寒冷追不上我的脚步，我安全了。

我忘了自己在一个虚拟的世界、想象的空间，一切竟变得如此真实。

一道小木门缓缓打开，岁月的侵蚀让木门上纹路像是窜起的珠帘，原来，岩石上方是我外婆家的旧房子，门上的细节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是因为我房子的细节再也熟悉不过了。

旧厅有两扇门，一扇连着严寒冷酷的冰川死亡世界，另一道门外是阳光和煦的温暖世界，尽管我只嗅到一缕阳光，可我笃信门外一定很暖和。

我在旧厅角落找到一个积满灰尘的方形木盒，轻轻地打开盒子，惊讶的发现，盒子里面也布满灰尘。按道理说，盒子外面有灰尘是合理的，可是盒子里面也堆积肉眼可见的灰尘，就有些稀奇了。

梦中的我，第一次有了情绪：稀奇。

一方木雕印章静静地躺在几枚鹅卵石中，我非常惊讶，这枚印章属于我的外公。我念小学的时候，印章已经遗失了。想不到竟然被尘封在这样一个盒子里面。印章只有食指长短，前半截是朱色的，后半截沾染了黑色的墨迹，看样子已经被使用了很久了。我很欣喜，尽管这枚印章对我脱困用处不大，可我还是视若珍宝，它曾属于外公，我要好好的将它保存。

一道声音从寒冷的世界之外传来，“冰封的世界属于我，生命将在这里被永恒的冻结，我是雪人兄弟。”

我骤然警觉，望向门外，一个雪人，头上戴着红色的圣诞帽，圆圆的雪球脸上插着一个胡萝卜算作鼻子，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，手上戴着暗红色的圈套。

“如果你是我认识的雪人兄弟，冰封的确是你的世界。我跟弟弟小时候一起操控着你，闯关救过公主，那是我很幸福的时光。”我回答到。

视角被拉到场景之外，一列火车沿着峭壁呼啸而过，一道念头像闪电一样，告知我，所有的发生，其实都在这列火车的第七节车厢里，整个车厢像是一个独立的时间空间的集合。

“唉！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这列火车，以至于沦落到这步田地！寒冷将要冰封我，死亡就要降临了。”耳畔传来弟弟的声音，夹杂着埋怨、后悔与质疑。

亲人的质疑永远会压垮困境中脆弱的神经。

可我不为所动。我回想起自己的遭遇，耐心的跟弟弟解释道：“选择从来都没有错，妄图用结果来抨击过往，是人的劣根性。也许别的选择可能会更差呢。我们走到现在，面对严寒我们也有信心斗一斗的。”

弟弟消失不见。

“击败我，你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。”雪人兄弟淡淡的道。

“好。”我毫不犹豫的应承。击败他，是唯一的出路。

“你是雪，是寒冷，阳光是你的天敌。”我说道，“阳光可以融化你。”

我走到门外，温暖的阳光照进门内的大厅，可以看到融化的积雪。

“可惜我的镜子不在，要不然可以用镜子把阳光反射进入冰雪世界，这样就可以把你给融化了。”我遗憾的说到。

雪人兄弟没有说话，他只是安静的看着我。

涓涓细流，只能证明阳光对付雪人有效，却未能击败他。

这已经足够了，前人做了足够的尝试，我们现在也要开始自己的奋斗了。

“我需要帮手。”我在心里默念道。

一个矮矮却又相当可爱的小个子出现在我面前，啊，亲爱的阿存，就是你了。

困境中，你是最值得信赖的伙伴。

“要我做什么！”阿存问道。

他明白我们的处境，也知晓我的打算。

“穿过这道旧厅，就进入了一个冰封的世界，所有的生命都会被冰封，进入的人大概率会被冻成冰渣。可你是中大人，我是华工人，我们不怕！也要跟他斗上一斗。”

我看到阿存脚下散落些许金黄色的稻谷颗粒，心中有了计较。

“能够击败寒冬的是春天，阳光能够融化雪，却没有办法迎接春天的到来。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这些稻谷种子是希望，我们要把他们种在寒冷的世界里面，看着种子生根发芽，蔓延开来的稻海无视寒冷的规则，冰川世界将会彻底消失。”

雪人兄弟一惊，他没有想到我竟然想出这个古怪的法子。

“的确是个有效的方法，”阿存应道，“为了保证计划顺利的实施，我建议将种子分成几份，你我各自携带，到冰川世界里面寻找可以种植的土壤。”

“阿存，你果然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伙伴！计划总是做的如此周翔。”我啧啧赞叹道。

行动开始，我们将种子分成好几份，分别携带上路。

冰河像是一面镜子，倒映出我们奔跑的身影，这一次，寒冰没有向我们袭来。

冰川世界变了。

我走在冷冰冰的丛林里面，没有一丝烟火气息。

安静肃穆。

可怕的是，整个世界连为一体，土地被冰块覆盖，像是上面覆盖了一层粗糙的大理石。种子放在这些大理石上面，根本不可能生长，只能被冻成一块米粒。

我没有携带锄头等工具，不可能敲出一方土地。

“你那边有没有进展？”我大声的呼唤着。

“没！你呢！”阿存回应着。

“唉！”我叹了了一口气，意料之中的事。我心中难免沮丧，可是没有丧失希望。

绕过一棵被冰晶冻成的树，我看到一塆泥土。

“阿存快来！”

我焦急的呼唤。

这塆泥土只有脸盆大小，白茫茫的冰川世界中，黑色的、蓬松温润的泥土，显得如此的特别。更加重要的是，泥土中掩埋这几瓣生菜叶，那是我最爱的蔬菜之一。

“有冰冷、坚硬的白色死亡世界，就有温润、柔软的黑色希望，只要我们把希望的稻种种在这里，明年稻海摇曳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非常的幸福！”

温热从我的心底释放，传递到冰川世界，覆盖的冰雪褪去，青翠的苍松开始在风中摇曳。尽管没有阳光，可是我还是很温暖。

“你击败了了我。”雪人兄弟说到。

我消失在冰川世界。

此为梦境第二层，虚拟战斗层。

埋下稻种的泥土化作一道流光，飞到了一个穿着黑色皮甲的中年男子手里，几经变换，变成了一本黑色封面的书。

男子的名字叫做春哥。

他斯斯文文，戴着一副普普通通的眼镜。

“这两个人竟然真的播下了希望之种，佩服，佩服。”

“不过，他们算不到遗落在冰川世界的土壤，本体就是一本童话书。”

“毕竟，希望只存在童话之种啊。”

春哥邪魅一笑。

此为梦境第三层，黄粱一梦层。

全梦终。